



蟲

午後，步出諮商室，腦海中因晤談而紛飛的思緒仍未止息。

我靠在石砌的擋土牆上，看著午後來往的人群。與憂鬱共存後，常常覺得自己像隻不小心翻身的小蟲，人們走了過來，又走了過去，而我的時空，卻突兀的停在了這裡。

多麼希望有隻大手能將世界重新歸位。

一切都錯了、但是錯誤這個命題存在嗎？哪裡出了問題？是我嗎？為什麼是我？現在的我是我嗎？之前的我會喜歡這個自己嗎？為什麼會哭呢？又為什麼笑？我到底需要什麼呢？……我亟需確認，確認視域之中沒有過多昏灰、確認掙扎是為了延緩死亡還是再次前行、確認我還歸屬於「正常」，抑或是又有些距離了。

「妳真的不考慮用藥物治療嗎？」諮商的結尾言猶在耳，「為什麼不選一條能夠讓自己好受一點、又可以快速好轉的路？」服藥的建議成為諮商的例行公事。

生活會一直空轉嗎？呼救有被理解嗎？復原會比較好嗎？我不正是從「正常」來到現在的狀態嗎？超載的情緒、耽溺的過往如石，堅確地存在著。心緒是道懸而未解的謎題，卻摻夾於事件裡、攀附、蔓延，早已不知所起，在光陰型塑下，為了防止坍塌終於成牆。我伸手欲抓住那些紛飛的、不具名的思緒，嘗試分析石子的排列組合，為情緒註解、分析緣由，或許只有自己能將事件歸位、理解情緒的符碼並接納。

校園裡笑聲太明亮了。我於石下逡巡一會，轉身走向一旁的階梯。